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  
第六十八回 化險為夷錢神得力 顧名思義股東無權

默士聽鳴乾問他協理為甚要親自驗看，有心難他一難道：「協理先生，本不輕易出馬，這回實因你當初勸他冒一下子險，獨家擔承這批交易，現在果然出了事，他有些疑心你存棧之貨，值不到這個數目，所以打算親自看一看，聽說他還邀了兩家外國公司專看火場的西洋公證人，來此幫同踏驗呢。」鳴乾聞言，更慌了手腳，暗說糟了，若被外國人來一看，准教當場露出馬腳，半月心機，敗於一旦。而且文錦若知我假貨保險，有意弄他頭頸，未必肯就此甘休。現在木已成舟，要縮回去也不能夠了，如何是好？一想事已至此，惟有教默士設法，或尚可以為力。況自己從前原不打算瞞他，只為未得機會，沒同他講明白這句話，兩下隔膜著，終有幾分不便。豈知就為這隔膜二字，多出許多周折。當下鳴乾將默士招呼到無人之處，低聲對他說：「老弟，今兒這件事，你可能為愚兄設法，教你們魏協理不必來此驗看嗎？」默士問他為什麼呢？鳴乾紅著臉，回言：「實不相欺，我的貨，別的沒甚弊端，就犯著他疑心的不足數，所以踏看不得。」默士問不足數之外，還有什麼旁的沒有？鳴乾說：「有點兒料子，夾在裡面。」默士問真貨有沒有？鳴乾說：「也有些的。」默士聽他講的話，越跑越遠，曉得這毛病犯得大了，正色對他說：「老哥，這件事兒戲不得，究竟從何而起，請你務必告訴我一個明白，方能設法。」鳴乾對他看了一眼道：「老弟，這件事有關一個人的生命財產，出於不得已，所以才冒這一下子大險，愚兄也不過替人家出力，並無別種關係。講到這人現有為難之事，不但愚兄理當幫他的忙，就是你老弟，也該為他著力，要知此人是誰，明人不必細講，彼此心照就是。你問我這些貨的來歷，說來話長，講穿了也不中用。綜而言之，不看的為妙，看了恐有未便，故此務必要你老弟替我設法，不必教協理來此觀看，日後倘能太平無事，前途的謝意，多我不敢說，那三千五百銀子酬勞，愚兄可以擔保你一定有得到手的。」

默士聽說，已知他所指之人，便是如海。況有三五千銀子謝意，也足夠用幾年了。自己雖然賺公司幾十塊錢一個月薪俸，但和數千金相比，豈不天差地遠，何犯著再替公司出甚死力，落得做一個現成人情。不過要教協理不來驗看，那是一定辦不到的。因協理自己要來觀看，我若阻擋他不必前來，豈不惹他生疑，看來還是讓他跑一趟的好。幸他是外行，到了這裡，一片瓦礫，諒他也不能看出什麼破綻。有他做個傀儡，將來的報告單，也容易填寫了。主意既定，即對鳴乾說：「你教我不令協理來此觀看，那恐辦不到，不過請外國公證人回來這件事，我倒可以勸協理取消的。因公證人出來一趟，須五十兩銀子車馬費，這一兩百兩銀子本可省得。我只消說公司中不能開這筆賬，那公證人就請不成了。講到我們協理，他是外行，你也曉得的。到了這裡，我自有的法，令他瞧不出破綻，請你放心就是。現在他還在公司中等我帶他前來，我要走咧，少停你見了他，也休得懼怕，有我在，諸事不妨。再會罷！」說罷自去。鳴乾將信將疑，不知他的話是真是假，也只好看他們來了怎樣。不多一回，默士陪著文錦同坐馬車而來。鳴乾推推燕貴，令他上前去接文錦，自己隨在後面。文錦今天那有往日的威風，下了馬車，兩眼直望著火場，氣吼吼的對默士說：「了不得，這許多房屋都燒了嗎？該死該死！」

旁邊燕貴鞠躬接他，他也沒瞧見，弄得燕貴很沒落常後面鳴乾叫了聲魏大人，這位鄒老闆在此接你，文錦方始覺得，慌忙對燕貴拱手，又對鳴乾說：「原來杜翁也來了，這件事真是出於意外的。我還以為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忽然住口，原來他打算說：「我還以為難得冒一次險，未必致於火燒，偏偏第一次就燒這裡，也算我的倒霉。」不過這幾句話說出來不甚冠冕，因此半途而廢，幸虧也沒人盤問他要說什麼話，所以張口閉口，任他自由。文錦又對燕貴看了一眼道：「這個鄒老闆，就是此地的店東嗎？四十二萬貨都是他的了。」

燕貴還沒開口，鳴乾代他答道：「非也。乃是各幫客人托他經手的，所以保險單也不是他一人的戶名。」文錦點點頭。鳴乾曉得文錦看燕貴不像有四十二萬家私的人，恐他胡亂對答，有誤大局，因此代為答話。文錦深信不疑，對燕貴說：「如此，請鄒老闆陪我看看。這四十二萬貨堆放的地方。」燕貴原不知其中毛病，答應一聲，便要引文錦去看。旁邊急煞了杜鳴乾，又不能阻止燕貴，叫他不可引導的。默士見燕貴當真要引文錦走了，慌忙對文錦說：「協理，那旁泥水十分污穢，讓我過去看了罷，協理不必上去，省得鞋襪骯髒。」文錦道：「你也隨我來，現在我做了保險買賣，論不定常要到火燒場上，哪能顧得鞋襪骯髒。你若愛來，我們兩人一同上去看看便了。」

默士無言可說，只得隨在他背後，對鳴乾搖搖頭，打個手勢，指指燕貴似乎說怎麼你的人，自己肯帶他去看，這是你自己疏失，非我之過，休怪我不肯幫忙了。鳴乾咬牙切齒，暗恨燕貴不已。踏上火燒場，腳腳都是磚瓦，鼻孔中陣陣焦毛臭，地下又潮濕，又泥滑。文錦走不幾步，已覺不受用了。猛抬頭，見那邊黑壓壓一大堆人，圍作個圈兒，不知看些什麼？問默士，他們瞧什麼東西？默士也不知道，鳴乾說：「這是鄒燕記一個學徒，燒殺在裡面，怪可慘的。」

文錦聽說，疾忙住腳，對鳴乾說：「杜翁你講什麼？可是裡面還燒殺人嗎？」鳴乾道：「正是。」文錦問死在那裡？鳴乾答道：「就在貨物一起。」文錦聽了，回身不迭，拖了燕貴道：「鄒老闆我們不看了，那邊有死人，怪可怕的。」鳴乾聞言，喜得幾乎笑將出來。默士也摸著額角頭，一同走下火常文錦俯向默士道：「我看他們既有人燒死在內，諒來也沒甚弊病了。」默士答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人命關天，他們豈肯為銀錢小事，傷人一條性命。」文錦點頭稱是。又道：「如此我們這四十二萬銀子完全損失了，不過我想煙土一物，原本要燒過之後，方可吸食，現在也不過燒一燒，爬出來仍可賣錢。雖然整的換了散的，若能完全賣光了，說不定還有賺錢。」

默士對文錦微微一笑道：「協理你倒好算計，不過鴉片一物，最要乾淨，雜入■氣，便要發瀑，和了鮮血，吸之可以殺人。現經大火之後，這煙土已同泥土溶在一起，難保沒有■質和入，這還在其次。適才你沒聽他們講，貨旁邊還燒殺一個人嗎，焉能無鮮血流過，你若把他賣錢，日後吃殺了人，誰償命呢？」文錦聽說，歎了一口怨氣，對默士道：「照你這般講，四十二萬銀子一個錢也不值的。」默士點點頭。文錦說：「我總有些捨不得。適才我曾派公司中兩名出店，到此照料，想必都在近處，你替我喚一個過來。」默士依言，找了一名出店，走到文錦跟前，聽他號令。文錦道：「你給我到火燒場上，爬些燒剩的煙土出來，讓我看看，可還有用？」

那人領命，跑過去招呼了他的伙伴，同上火場尋土。鳴乾夾腳跟上去問他們，協理命你們何事？出店告訴他，協理要看燒剩煙土。鳴乾笑道：「這煙土燒過了，已和泥土一般，還想到哪裡去找？我看你們的協理，真是外行，少停你們隨便弄些什麼東西，給他去看，只說是燒過性的煙土便了。」出店的答應曉得，走了一段，二人商量說：「煙土燒過了，灰和渣也可覓得的，為甚這位先生說無從尋覓呢？聽他話中之意，只怕其中沒有煙土在內罷，適才我們都得了他五塊點心錢，少停還有飯錢到手，這點兒忙，一定要幫他的了。幸虧這裡四週都是土棧，被燒的也不止一家，不如往幾家火場上，尋些剩土，多雜些沙泥，拿去搪塞協理，只說都已沒用了，就好算數。若照他教我們的法別，將別的物件去哄協理，若被看破，豈不是我們的過失。」

計議定當，依法行事。弄了拳頭大一團泥團兒，送給文錦覆命。文錦拿在手中，聞聞雖有些煙臭，挖開看看，盡是泥沙，對默士搖搖頭說：「果然不出你之所料，一點兒不中用的了。」默士也聳聳肩。鳴乾過來問怎麼樣？文錦把團兒給他觀看說：「你看，你的四十二萬銀子的實貨都變了這個東西，將來一點兒用場沒有。我們只拿你二千多銀子，現在倒要賠你四十二萬，真正是大蝕本，造化了你們。」鳴乾帶笑道：「我們花這二千多銀子，就防這一著，不然銀子難道自己不能用，卻要有勞你們用嗎？」文錦無言，只說你們既有四十二萬貨被燒在內，現在可有憑據？鳴乾道：「焉能沒有憑據，有鄒燕記棧簿為憑。而且貨由官銀行轉來，那邊也有棧單。便是你們杜默士先生，那天曾到此間，親眼目睹我們上這三十五箱大土的。」

文錦沒話說了，只好盤問他因何起火，打算扳他一個差頭，賴掉他的。不意鳴乾口齒更好，說：「因自來火管洩氣，突然火

發，施救無從，店中還燒死了一名學徒，可見變起不測，難以措手。老實說，現在的土價，逐步看高，我那三十五箱貨，何止值四十二萬銀子，保險不過保的本錢，沒保進賺頭，你就如數賠了我，我們還吃虧不少數目呢！」文錦無話說了，問默士：「你看怎樣辦？」默士道：「既然出了保險單，收他的保險費，失事不賠，有關信用，無論如何，銀子是一定要賠的了。」文錦皺皺眉頭道：「這樣我們回公司同經理商量的再講罷。」

當下向鳴乾、燕貴二人道一聲再會，仍和默士同坐馬車回轉公司。那時總理錢如海已到寫字間，文錦進去見他，口還沒開，就大受如海一頓埋怨，說：「老魏，你休得生氣，不是我怪你的話，你就是太貪做生意的不好。你想四十二萬銀子，風火何等重大，當初王先生進來問我的時候，我原曉得獨家擔承不得的，只恐我一個人拒絕了，給外間人說一句某人做總理，獨攬大權，放著協理不問，所以才教他來問你一句，不然，尋常小事，可以答應的，我不是都替你答應下了，也不必再煩勞你咧。可惜你不明白我的意思，輕口答應下了，後來你來告訴我，我說你不該獨認的，那時若要轉保出去，還來得及，偏偏你執迷不悟，反笑我死守範圍，做不開生意。你我都是股東，我也不能強教你不做買賣，現在出了事，一批上便要拿出四十二萬銀子，你我自然沒話說了。不過別的股東，他們豈不要責問我等，何以不轉保出去的緣故。幸虧他只保四十二萬，我們公司中資本尚能夠數，倘使保了四百二十萬，也不轉給別人，將來失了事，請問你拿什麼去賠人家呢？」

文錦聽說，面漲通紅，低頭無語，只是歎氣。挨了一陣，始對如海說：「現在我的錯已錯定了，真所謂後悔莫及，無法可施。適才我同默士商量，他說既出保單，一定要照賠他們，不能缺少的。我想若能挽一個人出來，向他們說情，猶如講倒賬一般，打個折頭，少賠些也是好的。況姓杜的從前曾做你伙計，你若能出場去同他講，一定肯賣你面子。若得打一個六折七折，銀子也可省卻好幾萬呢。」如海聽說，連連搖頭道：「老魏，你越說越弄出外行話來了。保險賠款，怎比得講倒賬。況他們又是完全燒掉的，若只遭些水漬，倒可打一個折頭，或者他貨少保額多，也可照貨賠償。現在聽說他們的貨，尚不止此數，保的還是進本，如何再好將他折扣。就是那來頭人，從前曾做過我的伙計，奈他也是替人經手的，又不是他自己之貨，我也不能放出做東家的勢力去壓制他，教他也萬萬吃虧不起。老實說，我經商數十年，能得有今日這點兒小小名氣，也很不容易，決決沒這張臉對人去進這些無理的話。不但失我自己面子，連公司中的信用也大有關礙。倘被他們傳揚開去，將來還有什麼人敢來請教我們保險呢！為今之計，外間的賠款數目雖大，也只好硬一硬頭皮，拿出去，橫豎遲早不能少他們一分一毫的，落得爽爽快快，一刀兩段。至於我們內裡，股東方面，也須開個茶話會，將此事通知他們，雖然是我等貪做生意之過，但究竟不比得營私作弊，賺了保險費，也是筆筆歸公的，有賠款不教公司承認，教誰承認，免不得吃他們幾句閒話，那也只好老老面皮咧。這還是條正路，像你適才異想天開，要人家打折頭，講倒賬，這種丟臉丟在外間的事，除非你自己去辦。好在接頭這批生意，也是你的主意。常言一客不煩二主，請你協理先生有始有終，一手到底罷。」

文錦強笑道：「老海，你不必鈍我，我原是個粗胚，那裡有什麼主意。適才同你商量的說話，也實因無可奈何，急出來的急法。既然使不得，作罷就是。但是你出的條程，果然很好，決定照此辦法便了，到底你總理資格，言必有中，我這倒霉協理，動不動就弄得鴨屎臭散場，自今以後，我決不敢再出主意，連這斷命協理之職，我也決計向股東會提出辭職了。」如海勸他說：「老魏何必如此。常言吃一回虧，學一回乖。這番也是你向來沒有經驗的緣故，致有此失。現在既然吃過這遭苦，日後只須小心幾分就是了。」

文錦垂頭喪氣，沒有言語。如海又把默士喚進寫字間，問他日前看貨情形，和今日驗看火場的現狀，默士對答如流，還說前途存棧之貨，照市價估算，所值還不止此數。這一來我們固然大大失利，他們也吃虧好多賺頭呢。如海點點頭道：「這樣你去做好一張報告單，並將各處散存的銀子，匯齊四十二萬存放在一家錢莊上，以便前途到此領賠款時，打莊票給他們。還有登報鳴謝賠款迅速的稿子，也須預先做好。上海大小各報都要登一個月，算一算該多少告白費，也要向他們扣除，不可忘記。此番錢給了他們，日後再要算他們的賬，恐他們不肯承認。這是保戶一方面的事。還有自己方面，須邀請全體股東，準明天午後到此間開一個茶話會，將這件事報告他們知道，也是罷不得的。不過賠人家銀子，盡願賠出去，不必待股東會通過。因賠款是份所應得之事，信用攸關，不能缺少。股東開會，無非報告一句而已。若有責難，自有我同協理擔承，與你們無乾。倘使前途來此領保險銀子時，你盡願陪他前來見我，不可留難他們。」

默士諾諾連聲。文錦在旁聽了，不住點頭，心服如海說的話大有決斷。到吃飯時候，鳴乾果陪著燕貴和兩個方袍大褂的土客人來領賠款，默士遵著如海的命令，毫不留難，直引他們到總理室中相見如海。如海見鳴乾居然帶了兩個土頭土腦的土客人來，不免暗暗好笑。看官們休得納罕，這兩位土客人，也不是真正販土的客人，乃是鄒燕記中一個賬房，一位跑街。原來早上文錦同默士二人離開火場之後，鳴乾見燕貴低頭歎氣，很是可憐，因招呼他同到附近一片小茶館內，泡茶坐下，彼此都沒吃過早點。鳴乾摸出一角小洋，教堂官賣了幾個瓦片餅，和燕貴同吃。一面吃，一面問他：「這場火不知你一共損失多少？」

燕貴道：「我那有多少損失，店中生財等件，前番已得過你一百元頂價，雖然你答應日後用過了仍舊還我的，不過我拿來也無別用，賣給舊貨攤上，至多值十餘元罷了。還有兩隻皮箱，內中值錢的衣服，已有人替我保險著，早寄在高牆頭內了。餘剩的大都是些粗布衣服，值不到多少錢。所以講我的損失，原本極微細的。不過我除了這店，別處並無住家。當盤了店，就打算回廣東的。承蒙你杜先生照顧，許我三十塊錢一個月薪俸，我本想挨幾個月，多積百十塊盤纏回去，不意天不佑人，連這店也失火燒了。我現在一身之外，別無長物，連行李都沒有帶出來。要回廣東呢，不得盤費。若說住在上海，沒有錢教我容身何處？到今日真應了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這兩句古話咧。」說到這裡心中一陣難受，連瓦片餅也吃不下了，雙手抱著頭，不覺嗚嗚哭將起來。鳴乾慌忙勸他道：「鄒老闊休得傷心，這都是天命所遭，無可挽回的。幸虧內中還有我朋友之貨，都保著險，他們大老闆並不在乎幾文錢小費，況這回失事，也是他用的出店阿榮不小心惹出來的禍，等我少停對他去講，只說你損失了一千銀子，還有一眾朋友的行李鋪蓋，被燒在內，也報他一千數目，更有那阿憨燒殺在內，很可憐的，至少也須要撫恤五百兩銀子。待他領到保險費之後，不妨令他划出二千五百兩，提一千兩銀子派給被難眾朋友，還有一千五百兩銀子都給了你，大約除了辦理阿憨喪事用幾個錢之外，也足夠你回廣東盤纏了。」

燕貴喜道：「若能如此，莫說回廣東，連到外國也夠了。」鳴乾道：「且住，還有一樁事，也非你不行。因當初我那朋友，為這煙土買賣，不甚正當，所以自己不願意出面，要借你們鄒燕記的牌號。從前我也同你談起過，故而保險單，他自己名下十八萬，都寫著鄒燕記名字，還有兩個朋友，各人十二萬，一個賈土記，一個黃禾記，也不是本名。現在失了事，這鄒燕記名下的賠款當然要你出面去領。還有賈土、黃禾二人，也只可在你店中朋友們中挑選兩個，充一充土客人，待領到保險銀子之後，每人另謝他一百兩銀子，想必也有人願去的了。」

燕貴笑道：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，怎說沒人願去，可惜我不懂化身法，不然我情願一個人化了三個去，也可多賺他二百兩銀子呢！這兩個假客人，也不必挑選，就教賬房老陸，跑街陳先生去便了。因他二人從前曾販過紅土，買賣做得很大。有一次他兩個傾家蕩產，托輪船水手買了百十斤紅土回來，打算發一票大大的洋財，不料事機不密，被有暗下報告關上巡查，登輪搜檢，他們藏匿之處，非常秘密，藏在船身鐵夾板內，仍被巡查卸下鐵板，盡數搜去。幸虧關上認貨不認人，沒請他們吃外國官司，然而他兩份人家，數年心血，都在這一次想發財上想完了，只得到我店中幫忙。有時略帶些兒小貨，小本經營。因我去年還虧欠他們的薪俸，未曾算清，所以今年仍住宿在我這裡。教他們去，倒很可扮得土客人。不過昨夜一場火，他二人的行李自然都已燒了，還有老陸的袍子馬褂，也沒搶出來。講到陳先生更是糟了，只穿得一條單褲，早起還是光著膀子，後來蒙隔壁酒館中王老闆，借一件大衣給他穿著，現在倒是一個短打衣裳，一個赤膊大衣，如何裝得像有十餘萬貨的大客人呢？」

鳴乾道：「那個容易，此間離衣莊不遠，不妨替他二人各買一套袍褂，穿著起來自然像了。」燕貴笑道：「那倒又要你做好事

咧。」鳴乾說：「閒話少說，索性勞你的駕，請他們到這裡來罷。」燕貴應聲出去，將陳陸二人喚進茶館。鳴乾看他二人滿臉滿身，都是煤灰，一個赤著雙足，一個穿著地襪，彷彿火場中搶火燒木頭的朋友一般，形容很可發笑。問他們都沒吃過點心，因又教人買了許多燒餅請客，一面命茶房打臉水，給他二人淨面。吃燒餅的時候，燕貴將鳴乾要托他二人扮一扮土客人的話，對他們說了。二人那有不願意之理，塞飽肚皮，鳴乾給他們三十塊錢，教他們自去買兩套袍褂鞋襪穿著。二人到衣莊上，欲買入時的衣服，算算洋錢不夠，只得穿了兩套土頭土腦的回來，鳴乾卻要他們扮得如此，方像土客人，先在茶館中教了他們幾句要緊說話，又令燕貴須說貨乃客幫客人所托，並非自己之物，以符適才對答文錦的言語，更可知數要足賠款，不讓他們講著折扣。燕貴一一領教，種種耽擱，直至吃飯時候，方到保險公司。見了如海，如海明知這幾位貴客，都是假貨，因此也不多問，免露馬腳，只攤一攤手，請他們坐了，問過尊姓，就命默士請樓上魏協理下來。

文錦清早起來，未有工夫吃早點心，餓到這時候，肚子內饑荒已鬧的不得開交，見默士請他，以為要吃中飯了，興匆匆跑到樓下，方知不是吃飯，乃是土棧老闆討賠款來了。文錦心中很不受用，對默士說：「怎麼他們來得這般性急？」默士笑說：「他們的血本丟了，怎不想馬上拿回銀子。」文錦道：「但我們血本給他們之後，更向什麼人拿回呢？」默士未及回答，已到總理室中。鳴乾見他進來，慌忙對陳、陸二人使個眼色，彼此一齊站起。文錦只當沒有看見，走到如海面前，說：「老海，他們來了。你盡給他銀子就是，還要喚我則甚？」如海笑道：「我怎好輕易給他們款子，是你原經手，本來應該你接頭的，我現在還是越俎代你的勞，你不出場，我也不能出票子的。請問你從前同哪一位接頭的？」文錦指指鳴乾說：「就是這個杜老朋友，從前是你的伙計呢。」又對鳴乾扁扁嘴說：「多謝你，作成得我好買賣。」

鳴乾欠伸連稱不敢。如海低聲對文錦說：「老魏，休得如此，有事放在心上，不可流露在說話間，被客人聽了，傳出去豈不難聽。」文錦聞言，即向沙發上一靠，索興不開口了。如海反問他：「協理，你看現在這銀子，可以付給他們不可以呢？」文錦道：「你說可付，就付給他們便了。」如海答道遵命。又向鳴乾等一班人道：「你們的保險單可曾帶來沒有？」鳴乾答道：「帶來了。」即在套褲管中，摸出一個手巾包，打開取出七張保險單，雙手呈上。如海接了，一一過目，然後交文錦看看差不差。文錦那有心思細看，只一陣亂翻，還與如海說：「保險單怎能錯呢！」如海見默士在旁邊，問他銀子端整了沒有？默士答道：「尚未。有幾筆銀行款子，不及划出，必須明天這時候，方能匯齊。」

如海聽了，對鳴乾說：「現在我們銀子尚未划出，必須明天這時候方能付給你們。這幾張保險單必須留在這裡，以便銷號，我們另給你一張收條，有我同協理簽名蓋印在上，明兒你只須憑此收條，到賬房取銀票，不必再到此間，不知你們可放心得下？或者仍將保險單帶回去，明日再帶來？不過可要多耽擱些工夫了。」鳴乾笑道：「總理話說哪裡，我等已請貴公司保險，豈有不信任貴公司之理。保險單盡可放在這裡，有著收條也是一樣的。」說罷又對燕貴等一班人說：「各位以為如何？」

眾人聽他答應，也都說了句很好。如海即在抽屜中，取出一張信箋，草草寫今收到鄔燕記某號保險單三張，計銀十八萬兩。又賈土記二張，銀十二萬兩。又黃禾記二張，銀十二萬兩。以上保單七張，共銀四十二萬兩，該貨已於某日某時完全被焚，由協理魏君及職員杜默士親出事地點，查驗無誤，今由本公司照章賠償，取銷保單，憑條向本賬房扣清應貼佣金及告白費外，照付即期莊票可也云云。下注富國公司協理魏文錦，自己總理的名字，反填在後面。用過印，遞給文錦。文錦見他已用印，自己也只好蓋了顆圖章。如海命鳴乾收藏好了，經此一番手續，保險公司中飯已開出多時。一個茶房在總理室外面探頭探腦，張望了好幾回，見他們有著事，不敢開口叫他吃飯。鳴乾見機，站起身說要告辭。燕貴同兩位客人也都立了起來。如海道聲怨送，鳴乾引他們出了總理室，默士隨同出來，私下叮囑鳴乾說：「我們寫字間中，有個姓王的，你也得潤他幾分油水，不然被他攔掇出旁的枝節來，恐有不妥。」

鳴乾說：「理會得。從前我第一個同他接頭，就不說，我也要謝他的，請你對他預先講一句便了。」默士點頭，自去用飯。鳴乾出了保險公司，對燕貴等三人說：「你們都未用飯，想必肚子餓了。還有幾位被難的同事，還在火場旁邊，連早點心都沒吃，實在可憐得很。現在你們各位行李都已燒了，我的保險銀子也未領到，一時不能賠你們的損失，今夜只可對不起你們，權住一天棧房，就在土棧東首，有一家客棧，什麼名字我已忘了。還有被難眾同事，有家的不妨回家，無家的請你們招呼了住在一起，以便呼應。明天早起，我自己到棧房中找尋你們。這裡有二十塊洋錢在此，請鄔老闆帶去做房飯費用。我現在還有別事，恕不能奉陪用飯，再會了！」說罷，將幾張鈔票交給燕貴，自己坐上黃包車，離了眾人，徑拖進城內。走過自家店門首，也不下車，怕被戴氏看見，又要討氣，心中懷著重事，竟連肚子也不覺得饑餓，一點兒不想吃飯，黃包車直拖到阿榮住的一條弄口停住，鳴乾步行入內，見阿榮家大門開著，走進去直抵客堂，靜悄悄不見一人。鳴乾咳嗽一聲，驚動阿榮的老母，出來見了鳴乾，彷彿認得，又彷彿不認得，因此不住對他觀看說：「貴客找誰？」

鳴乾道：「我來尋你兒子阿榮。」老太聽說要尋阿榮，急得兩手亂搖說：「沒有沒有，他不住在家中的。」鳴乾道：「我日前同他約的，怎說不在家中？」老太聽是約會，忙問貴客尊姓？鳴乾說姓杜。老太道：「可是藥房中的杜老闆嗎？」鳴乾答道：「正是。」老太說：「啊喲該死，我怎的老昏了。杜先生我好像認得你的，怎麼見了面又不認得了。阿榮昨兒不知做些什麼，忙到後半夜回來，滿頭都是汗，滿身都是灰，一進門就說累乏了，教我讓床給他，直躺到這時候還沒有醒。臨睡的時候，叮囑我不論什麼人來找他，都要回頭說不在家中，除非藥房中杜先生親來，方可喚他。適才我看杜先生不像杜老闆，所以沒敢告訴你，萬望不可見怪。請坐了，我去喚醒他。」

看她跌跌走進裡面，不多時阿榮出來，見了鳴乾，笑說：「險得很，昨兒要不是我設法絆住了老槍，不放他喊巡捕，若被救火會早來一刻，只恐一間棧房燒了半間，東西不尷不尬，那就大壞事了。現在保險銀子拿到了沒有？」鳴乾道：「尚未。大約還有幾天耽擱，不過你暫時外間去不得，只可躲在家內。因那老槍為你昨夜不肯幫他喊巡捕之故，報告了捕房，捕房中要捉你重辦，所以你現在決決不能出去，租界上更走不得，風聲緊的時候，必須避他幾天為妙。」阿榮聽說，嚇得臉也黃了，說話聲音發抖道：「他們若到家裡來捉我，如何辦呢？」鳴乾道：「不妨事。幸虧他們不曉得你住的地方，我也未曾告訴別人。你若能遵我之教，腳步緊些，口頭也緊些，少見人，少說話，包你不致壞事。外間有我替你設法運動，十天半月之內，一定可以太平無事了。」

原來鳴乾令燕貴在捕房中一口咬殺阿榮，就為這個用意，恐他太自由了，說話也有不謹慎之處，因此有意教捕房中要拿他重辦，好將他嚇得不敢出洞，自己便可丟卻這方面的心事。可憐阿榮還將他感激萬分，臨了鳴乾又拿出五十塊錢，令阿榮留著零用，隔兩天天我再來報告外間消息。還有從前答應你的話兒，待我領到保險銀子之後，馬上送來給你，請你放心便了。阿榮連聲道謝。鳴乾出來，漸覺有些饑餓，本欲回家淘冷飯吃，一想這幾天的開銷，橫豎有老闆擔承了。他已發了大財，何必替他省儉。因即出城上館子，點了幾色菜，大吃一頓，方回藥房。他昨夜既未安歇，今朝又忙了一天。任他精神雖好，身體也未免不支。好在諸事已草草了結，落得適適意意睡他一覺。不意剛合上眼，如海又打電話來喚他前去，所謂父召無諾，君命召不俟駕而行。鳴乾不得不捨卻被窩起來，此時心中未免覺得冤苦，暗想忙了幾天，無非為別人著力，自己的好處，能得幾何？然而東奔西跑，任勞任怨，辛苦著實比別人多吃十倍，日後大利益，眼看別人享受，自己好處只恐連十分之一也不能到手。若能得他十成之一，有四萬二千銀子，我也心滿意足了。只愁沒得此數，豈非太不合算。雖然說能者多勞，倘沒酬勞的代價，又何苦輕顯能為呢。他心中雖道這般想，行動上卻並未遲緩，急急趕往新聞，到他錢總理公館內。如海見了他，一恭到地。鳴乾還禮不迭，驚道：「東翁何必如此！」